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

普米族文学简史

杨照辉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

普米族文学简史

杨照辉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晏麟德

封面设计 彭 放

普米族文学简史

杨照辉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78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精装 200 册)

ISBN7-5367-1416-5

K·308

定价: 精装: 28.50元
平装: 17.30元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

编辑出版说明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居住在辽阔富饶国土上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我们的伟大祖国，共同创造了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中国文学，是包括汉民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所有民族的文学的总汇。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深厚的文化蕴涵，显示出它独有的优长和特色。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所有民族的文学以各自特有的进程，共同汇成了中国文学的丰沛的历史长河。

各民族的文学在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推动。各民族文学异彩交辉、相融并进，使得中国文学具有历史悠远的、多元化的民族蕴涵和极为深厚、极为丰富的民族特色。

为整理各民族的宝贵文学遗产，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学传统，促进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

《丛书》各卷，根据不同民族文学的情况，分别按史的或概

况综述的体例撰写，统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

组织编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工作非自今日始。它经过了一段为时不短的历史。195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有关省区和北京有关单位的同志座谈编写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问题，并且确定了第一批编写书目和具体分工，责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整个编写工作。1960年3月，文学研究所主持召开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交流各地编写工作的情况、经验和问题。1961年3月，召开文学史讨论会，讨论已经完成的十种文学史，十四种文学概况中的部分书稿以及编史工作中的共同问题。1979年2月，文学所主持召开第三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重新研究并恢复中断多年的编史工作，进一步修订和落实了工作计划。根据会议决定，文学所组织编撰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包括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文学概况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毛星主编，上中下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正式成立，文学研究所于1983年报请中宣部批准，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交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负责。

1984年11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召开第四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确定组织全国各省区学术力量编撰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其后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5年联合签发文件，指示认真做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编撰工作，并批转了此次座谈会的纪要。1986年10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确定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列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课题负责人刘魁立、邓敏文）。随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于1986年11月主持召开

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讨论会，讲座编史工作中的共同性学术理论问题，明确编史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学术任务及要求，进一步商讨和落实撰写规划及评审、出版等具体措施，并且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聘请有关同志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丛书》各卷的审定事宜。评审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成：主任委员：刘魁立；委员：马学良、王平凡、毛星、邓绍基、邓敏文（兼学术秘书）、田兵、刘宾、关纪新、多杰才旦、李纘绪、阿布都秀库尔·吐尔迪、拉布坦、贾芝、徐昌汉、蓝鸿恩、照那斯图、樊骏。

多年来，有为数众多的各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参加了少数民族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及出版工作，他们为这一项意义深远的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多年来大力提倡、热心扶植、积极领导这一事业的有周扬、何其芳、贾芝、毛星、王平凡等同志。

编撰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意义重大，困难也多。资料的搜集尚不完备；口传的和书面的作品；分析评价还嫌不够；专题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开展；文学发展的历史探索刚刚起步；而且文学史的学科建设还有赖于其他有关学科的配合和协助。在这种情况下，《丛书》各卷不免存在许多有待今后改进的问题。不当之处希望各界专家和各族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1989年1月

前 言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包括彝、白、哈尼、傣、纳西 5 个民族的文学史，及傈僳、拉祜、佤、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德昂、基诺、独龙 11 个民族的文学简史，共 16 种文学史（简史）。

这套丛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组成部分，列为“七五”、“八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负责完成。

云南各民族都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有自己文学发展的历史。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清理各民族的文学遗产，揭示其固有的特点及发展规律，对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学，对于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增进民族团结，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上述任务下达我所后，我们即将其作为头等重要的科研任务，很快组成了 16 个课题组，开始研究工作。

上述 16 个民族的文学大多是民间文学，主要流传于群众之中。所以，各课题组在编写之前，首先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作业，共搜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才转入研究阶段。现在编写出来的这些文学史著作，虽然不能说没有遗漏，但每部文学史，都尽可能地囊括了所能得到的作品和资料，是目前最为翔实的文学史著作。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没有产生的年代，文学典籍奇缺，许多民族的历史尚无定论，给文学史的分期、体例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此情况下，我们以“宜粗不宜细”为原则，对文学发展作了大跨度的分期。在体例上，或以历史为大背景，努力突出文学的发展，或以文学发展为线索，或以文学类型去探寻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尝试。

这16种文学史（简史）的学术水平，我们不敢作过高的估计。但它们的出版，却为除白族、彝族和纳西族外的其他13个民族提供了第一部文学史著作，为中国文学史填补了一大空白，是令人欣慰的事。

特别要提及的是，在本丛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原云南省副省长赵廷光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云南民族出版社欣然同意将丛书列为该社的重点选题，予以出版。对他们这种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以及高瞻远瞩和工作的魄力，我们亦表示深深的敬意。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

目 录

编辑出版说明	(1)
前言	(1)
绪论	(1)
第一章 上古时期的文学 (公元 6 世纪以前)	(5)
社会历史文学概况	(5)
第一节 起源神话	(5)
第二节 洪水神话	(13)
第三节 迁徙传说	(19)
第四节 动物故事	(21)
第五节 古 歌	(24)
第六节 上古时期文学的特点	(47)
第二章 中古时期的文学 (公元 6—18 世纪)	(62)
社会历史文学概况	(62)
第一节 英雄传说	(62)
第二节 地名传说	(76)
第三节 风俗传说	(81)
第四节 取经传说	(90)
第五节 动植物故事	(97)

第六节 歌 谣·····	(106)
第七节 中古时期文学的特点·····	(143)
第三章 近、现代文学 (1840—1949 年) ·····	(145)
社会历史文学概况·····	(145)
第一节 风物传说·····	(145)
第二节 生活故事·····	(151)
第三节 机智人物故事·····	(163)
第四节 笑 话·····	(171)
第五节 寓 言·····	(174)
第六节 歌 谣·····	(178)
第七节 近、现代文学的特点·····	(191)
第四章 当代文学 (1949—1991 年) ·····	(193)
社会历史文学概况·····	(193)
第一节 新民歌·····	(193)
第二节 散 文·····	(203)
第三节 小 说·····	(205)
第四节 诗 歌·····	(208)
第五节 当代文学的特点·····	(211)
参考文献索引·····	(212)
后 记 ·····	(216)

绪 论

普米族旧称“西蕃”、又名“巴苴”，散居在滇西北的兰坪、维西、丽江、宁蒗、永胜五县，与白、汉、纳西、傈僳、彝等民族居住在一起。1960年，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普米族。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普米族有2.9万余人。

普米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但由于历史上长期与其他民族杂居在一起，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通用汉文。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其族源源于古代我国西北部的羌戎游牧部落集团。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战国时期，他们随畜迁徙至约在现今青海省境内黄河源头以西地区，并分化为各种羌种。在这些羌种中，据近期有些学者和本书作者的考证，秦汉时期南迁至约在现今川北广汉地区至甘南武都地区的“白马种”、“白马氏”、川西南地区的“白狼夷”，直到唐代生活在青海西南部地区的“白兰羌”，为普米族的先民。“普米”两字，译成汉文为“白人”，与以上“白马”、“白狼”、“白兰”的语音义大致相吻合外，又与汉时白狼王给汉明帝唱作的三章“白狼歌”后附录的白狼语中的普米语相吻合。再加之现今普米族人死了成年人后，给死者祭杀白绵羊，附备一匹倒备马鞍的白马，指路北上回归祖宗故地，走中间“白色的路线”的白色崇拜的宗教行为也相吻合，也给我们说明这个问题。公元三世纪晋初张华的《博物志》卷三《异兽》篇

中记载说：“蜀中南高山上，有弥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攫，伺道行妇女，辄盗入穴，俗呼为夜叉穴，西蕃部落辄畏之”^①这是对当时生活在约在现今四川省境内普米族先民“西蕃”一名的最早称谓。《新唐书》又对唐贞元中，居住在约在现今四川省境内东蛮（勿邓、两林丰琶）部落中，乞唐战入侵吐蕃有功后，被唐授封的“苴氏”将领，如“……诏封苴那时为顺政郡王，苴梦冲为怀化郡王，……縹旁为和义王，给印章，袍带。三王皆入朝，宴麟德殿，赏赉加等，岁给其部禄盐衣彩，黎、嵩三州吏就赐之”^②的记载，正是对另称的普米族先民“巴苴”人的最早称谓。在这些“西蕃”、“巴苴”等称谓的普米族先民中，有一部分约在汉末唐初、唐贞元年、宋末元初，曾先后几次从川西南随畜南迁进入滇西北地区，并形成了现在的普米族。

普米族的宗教，除了宁蒗县部分人信奉藏族本、佛教，一些人信奉道教，兰坪县的部分人信奉来自汉族的白族佛、道教外，其他都信奉天、山、龙、灶、祖先、中柱、仓房、鬼灵等多神教。普米族的主要节日，是一年一度的祭祀祖先的春节（吾席节）。在丧葬方面，宁蒗、永胜两县的普米族实行火葬，兰坪、维西、丽江三县的普米族实行土葬。普米族的家庭，除了宁蒗永宁区与纳西族摩梭人杂居的少数人与他们一起实行母权家庭外，其他都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解放前，普米族多数实行姑舅表婚优先，解放后，与其他民族通婚的数量增多，有了变化。

普米族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生产经济。农业方面，除了少数居住在低海拔地区的人种植一点水稻外，百分之九

①严汝嫔、王树五：《普米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9页。

②《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17—6318页。

十以上的主要种植包谷、小麦、大麦、青稞、燕麦、苦荞、甜荞、豌豆、黄豆等。经济作物有大麻、秦归两种。传统的耕作方法为二牛抬杆拉犁。多数山地轮歇耕种，不施肥。村寨的园地多施畜肥、不习惯施用人粪便。

畜牧业方面，有马、黄牛、牦牛、山羊、绵羊（绵羊占绝大多数）、骡、驴、猪、鸡等。黄牛和牦牛用来耕地，多数时间在山里牧放。马、驴、骡用来运输，冬季外出的时间比较多。山羊、绵羊、猪、鸡除了在家踩粪和出售外，供逢年过节或搞宗教祭祀宰杀食用。

建国前，生活在滇西北各地的普米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散居在兰坪、维西、丽江三县的普米族，已经进入地主经济阶段。而散居在宁蒗、永胜两县的普米族，还处于领主经济阶段。建国后，普米族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完成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政治上得到了翻身，本地区的生产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7年11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普米族人数最多的兰坪县成立了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民族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一些普米山乡修通了公路，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

建国前普米族的文学是口头文学。散文类有神话、传说、故事三种；韵文类有各种歌谣。建国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十年文革的影响，普米族的这些民间文学与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一样没有得到重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政策才得到了落实，这些世代流传在人民口头上的作品得到了发掘整理。在发掘普米族民间文学的过程中，除了本书作者于1981年开始至今，调查搜集了大量作品外，其他的一些同志也作了搜集整理。根据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关于编辑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政策，1988年11月，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县委、宁

蒗彝族自治县县委、丽江地区文化局和民委，通过协商，联合筹集了资金，指定了负责干部，组织了一批民间文学工作者，在原搜集到的材料的基础上，又对普米族的民间文学作了一次挖掘。于1989年12月至1990年1月，先后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和其泰、马红升二同志为顾问，熊胜祥同志为主编的《普米族民间故事集成》、《普米族歌谣集成》两本、段海涛同志译辑的《普米族谚语》一本。1990年5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本书作者译注的科学版《普米族祭祀歌》。1990年7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再版了王震亚同志编的《普米族民间故事》，总共出版了五本，字数达90多万字，填补了普米族没有民间文学书籍的空白，对研究普米族历史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国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普米族的新文学产生的不多，创作队伍和文人文学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成长起来。十多年来，普米族中出现了何顺明、尹善龙、贺兴泽、和善全、马秀英等一批反映普米族和其他民族现实生活的青年作者。尽管他们的作品还不够成熟，但他们象一个初学走步的孩子一样，在创作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第一步，照样填补了普米族没有作者的历史空白。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古代的歌谣是他们（日耳曼人）的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①。对普米族来说，他们的口头文学不仅是他们一部活生生的编年史，而且他们的当代文学也是他们的编年史。这里，我们按其“上古时期的文学”、“中古时期的文学”、“近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历史顺序，组成《普米族文学简史》的章节，以并介绍分析于后。

^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53页。

第一章 上古时期的文学 (公元6世纪以前)

社会历史文学概况

普米族的“起源神话”、“洪水神话”、“迁徙传说”、一些“动物故事”和“古歌”，多数是反映上古时代普米族先民的社会生活的。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氐羌系统的先民部落，从战国至秦汉时期，曾三次从青藏高原的羌塘河湟随畜南迁。为此，以上普米族的这些口头文学作品，也只能根据其先民氐羌南迁的大略时间，定成公元6世纪以前，也就是汉代以前的上古时期的文学作品。这样做，在时间的跨度上大略符合其民族的历史实际，而且对反映其先民南迁定居后的中古时期的文学的划分，也有了一个大体的历史根据。以下开始介绍分析作品。

第一节 起源神话

在普米族的起源神话中，有通过动物身体解释万物起源的神话、通过自然现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神话和通过动植物的特性解释

万物寿岁的神话几种。

从作品反映的社会形态来看，流传于兰坪地区的通过动物身体解释万物起源的《杀鹿人》（吉赛米）这则神话要算最为古老，它是目前所搜集到的神话中，唯一有代表性的一则起源神话。神话中说：

开天辟地以前，没有大地没有蓝天，没有星辰日月。有个普米族的杀鹿人到天上菩萨那里请教创世的办法。他上天后，天菩萨给了他两只红珠狗，两只海贝狗，两只绿松石狗，两只金狗，两只银狗，要他回到凡间去追杀马鹿创地创天。杀鹿人回凡间后，领着群狗到一处含盐分的硝酸水沟边找到了一头马鹿的脚印。于是他把这些狗放了出去，跟着马鹿的脚印追过森林，追过高山大川，追过龙潭岩山，追到一棵紫金杉树下，把马鹿射死了。他抽刀砍下鹿头时，鹿头变成了蓝天，鹿牙变成了星辰，鹿眼变成了日月。他砍开鹿体，鹿体变成了大地，鹿的心、肝、肺变成了丛谷群山，鹿肠变成了江河道路，鹿骨架变成了地脉，鹿胆变成了彩虹，鹿胃变成了皮囊，鹿血变成了龙潭湖海，鹿毛变成了万木千草，鹿皮变成了草坝大川，皮上的斑点变成了畜群，鹿肋变成了仓房，鹿脚变成了房屋支柱，鹿蹄变成了皮靴，鹿尾巴变成了祭天神的青松树。从此，有了天地和万物。^①

这则用鹿体解释万物起源的神话的原型，是来源于远古先民狩猎时代的原始仿生意识，后来又加进了游牧时代和农耕时代的仿生意识而组成的。我们知道，现代仿生学是模仿生物系统的原

^① 《民族文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164—165页。

理来建造技术系统，或使人造系统具有或类似于生物系统特征的一门科学^①。这则神话以原始仿生意识为出发点，模仿了马鹿体上与自然万物、人的社会生活中的牲畜房屋和祭天的用物的形态、功能的相近点，并用马鹿体来解释万物起源，它明显是由狩猎社会发展而来的。神话从天真浪漫的仿生意识出发，通过鹿体，用仿生的方式，在反映了普米族原始先民蒙昧时代狩猎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接着反映了野蛮时代初期“草坝大川”、“畜群仓房”、“祭天神的青松树”等野蛮时代低级阶段驯养牲畜、种植作物时期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影子。同时，还反映出他们信仰菩萨和天神的两个时代的宗教观念。“天神”是普米族原始先民信仰的多神教中的最高神。“菩萨”是后来从印度传入的神佛。李荣熙译的（英）查尔斯·埃利奥特的《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的译者说明中说：“根据《黎俱吠陀》的集成年代来计算，印度教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或者更早以前，而佛教也有比较明确的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亚洲各国的许多宗教国家，通过政治或商业途径，共同努力把这两个宗教传播到了亚洲的各个地域。例如中国西部和毗邻各国的许多佛教僧俗信徒，最初随着商队经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原地区，把印度的佛教和其它思想传到了中国^②”。从这段论述中看出，早在西汉时期，印度佛教的僧俗信徒们，通过长安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把佛教传到了当时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羌塘河湟的群羌地区，约在现今黄河源头的甘肃、青海一带。而在这些群羌中，就有普米族的原始先民。神话中反映的普米族原始先民信仰人为宗教

① 《当代新学科手册》（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499页。

② 李荣熙译《印度教与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一卷第一页。